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二笑 第六笑 賭身奴翻局替燒湯

凡事總由天，妄想徒然。貪求入賭費腰纏。止剩一身心不死，又抵頭錢。開賭更新鮮，房內人眠。花場取利騙留連。烏龜佳名奴代領，笑湊私緣。右調《浪淘沙》佛家懺三業，貪居其首，世人只為著一貪字，壞了多少名節廉恥。憑他說得破，當局卻忍不過。所以貪名的，平日誌氣昂，有時為貪所使，便不惜婢膝奴顏。更有貪色的，平日極方正道學，一時為貪所惑，便不惜敗名喪檢，常罹殺身殞命之口。至於「利」之一字，無論君子小人，都是恬淡者少，著貪者多。有等見之遂忘義，又有等見之起盜心。還有一等貪求無厭的，得了十個，便想百個。得了一千，便想一萬。鄙吝刻薄，以口其貪。究竟堆金積玉，死後一文將不去，堪笑貪亦何益？這還是務本之貪，不過成一鄙夫之品，更有不務本的貪夫，癡想靠賭為業，擔了自己的現物，要博他人的賒帳，雙陸骰子，紙牌八口，伴伴鑽弄，指望要把一倍來贏他百倍。那曉得越著了貪，越輸得快。這卻是謂何？只因贏的時節，只管貪贏，不肯歇手，直弄到輸了才住；輸的時節，不肯歇手，要貪翻本，直弄到破家蕩產才住。若到破家蕩產，就肯住手，這又算知機之人，及早收拾回頭，猶不失為乾淨窮漢，卻恨一等迷而不悟的，囊無半文，東頂西借，甘心寫謹具口，奉送在賭場中去。到賭極的地位，衣服也肯脫下來，兒女也肯賣出去。加一的營債，也肯結借他幾票，手頭越急，心裡越貪；心裡越貪，賭興越濃。巴不得一超掘井，誰知贏得起，輸不起，興雖濃而膽終怯。借來的兩，不勾龍王幾陣風，便吹散也。若到此才住手，已是狼狽不可言了。苟貪心不死，猶然耽戀，就像當初有人把妻房抵作賭本的故事，通做出來，這還不稀罕。

如今且說個連身子也賭下與人的笑話，非但輸了身子，卻贏了一個奴才美名。非但贏了奴才美名，又加利翻本，再贏了一個烏龜雅號。此單說得做賭客的沒有便宜，論起開賭的囊家，圈人入局，引誘破家，引誘結債，還要勾通淘客，得利平分。只道是天下第一項的生業了，豈知貪心不足，欲要哄人，而反自哄；非但贏不得頭錢，又平白地輸了妻子；非但做不成窩賭的主兒，反變做一個單身的啞吧漢。顛顛倒倒，無非都斷送在貪之一字上。待在下細說根由，以為好賭開賭者之戒。

話說古越雙林鎮上，出一個有名的浪子，叫做堵伯來，積租收販絲貨，慣走金陵。掙上千金事業，頗稱小康。因堵伯來生性喜鬥紙牌，馬弔角，五副頭，新興京門，無一不會。在家時節，尚礙著父母拘管，娘子鬧炒，只好偷忙捉空，到賭場中去，輸一兩五錢之說，聊表寸敬。不意其父年高，出外不便，把絲貨帳目盡交付兒子，喚其前往金陵，經營生業。堵伯來猶如奉了一道恩詔，滿懷得意，星夜僱船搬取貨物行李，便啟行。分明像離籠之鳥，脫網之魚，好不身鬆快活。有人贈他《西江月》詞道：

彩鳳今朝飛去，鼉魚擺尾搖頭。分明騎鶴上揚州，樂事從來未有。快把紅氈鋪下，連忙分派牙籌。倘然賭脚缺難求，可喚舟人相湊。

這首詞，無非取樂其好賭之意。堵伯來卻興不可遏。一到蘇州，泊了船，便往挑花塢去，買了幾副蠟牌，放在舟中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一路寂寞，行過無錫，恰遇鄰舟一位客人，也喜這樁道業。遂邀到舟中，先將門虎發利市，整整鬥了三日三夜。直到龍江關方才結帳，早輸了闌干之數。腰頭現銀有限，便把絲來湊足。一章第一義，便不順溜。若因此小挫折，就肯悔心，這十二兩之失，不為堵伯來稱惜，方為堵伯來稱幸矣。誰知他酷好此事，猶如古人說下棋一般，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，再沒有懊悔念頭。所以自到金陵之後，把絲貨發與牙行，自己便鑽入賭場，日裡賭到夜，夜裡賭到天明，無刻放空，兩眼如夢。因有幾個閒漢，認得他是好主顧，便勾搭他到舊院內。一個久慣開賭人家，綽號叫做臭蒼蠅溫阿四。謂何叫做臭蒼蠅，你看蒼蠅聞了腥香之氣，抱定呵啞，才揮得去。又飛將來，戀戀不捨，從無飽足的日子。分明像開賭人家，見了有錢財的，便百計圈留，啞其骨髓，不啻他一個骨枯髓乾，也不放他轉身。比喻蒼蠅，極為確論。那溫阿四的瘦子，又善與人家交穢，行不端，故於蒼蠅之上，增一臭字。都是那些賭客們惡薄取笑，傳做美謔。

堵伯來一到其家，溫阿四竭力趨奉，佳饌美酒，日日盛款。夜間留宿，鋪設極齊整的牀帳，薰得香氣撲鼻。倦則按摩的捏頭捶背，睡則小廝們捧水裝煙。堵伯來思想在寓清淡之極，別處賭場甚是苟簡，那裡有這般豐足受用，又不要費半文錢鈔，卻吃得飽睡得穩，好不快活。殊不知不費半文，他暗中取利，十倍百倍在那裡，怎得有白食到你吃去？所以說賭場中茶湯酒食，賽過巴豆砒霜，輕則大瀉，重則損命。貪人開眼服毒，無異於猩猩之飲酒穿履，跌倒方知中計也。堵伯來竟被快活二字縛定，樂而忘返。今日輸了幾兩，但寫票到絲行中支銀；明日輸了幾十兩，再寫票到絲行中支銀。一日行中主人家，好意到溫家來苦勸道：「堵客官，你如何連日戀在這裡，這個所在，通是無籍之人相聚，其名為活埋人處，斷送了多少良家子弟。你在客邊，分文半釐，也難得競的，如何把大塊來揮霍？在下與你父祖相交，無非以誠實見托，向來生意，並無半點差池。若前日發了許多貨，日後消折了銀子回去，再不信客官在此地花費，只道小行掛欠客帳，有負下顧的美情了。」堵伯來未及答言，溫阿四頓然變臉，發怒道：「主人家，你的說話好沒道理。堵客官爾在此頑耍，怎得就花費了大錢？要你羅羅索索，說什麼活埋人起來？入你老婆的臭尻活埋人，入你娘的花根活埋人。」一頭罵，一頭便牽牽拉臂，要打將上去。那班閒漢又怪他說了無籍相聚，都哄然助興。主人家見勢頭不好，一溜煙走回家去。正是：

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堵伯來反覺過意不去，便走到行中，向著主人請罪。主人也沒好氣與他開口，但細細寫一紙行帳，內開絲貨若干，某日某日，支過銀若干，尚該我付銀若干，取出天平法馬，如數兌明，交付與堵伯來。伯來不勝歡喜，主人家但向他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賭本盡勾，剩些盤纏回去才好。」堵伯來恨其取樂，竟悻悻而別。擔了許多銀子，依然原想走到溫家去鬥牌，半路上先有幾個閒漢，站在街旁等候，那得容其回寓安歇。主人家打聽其原到溫家，氣不甘服，連夜修書一封，附與湖州客人寄送其父。書云：

別來三載，近得令郎下顧，因知起居康勝，甚慰遠懷。不佞向以誠樸見許於門下，貨帳往來，分毫不爽，所以吳越睽隔，肝膽可照。豈期令郎發貨之後，即為窩賭者設誘，晝夜角戲，揮金如土，行中銀兩，支用殆盡。曾效藥石，幾飽老拳，將來歸計，不知作何狼狽也。謹錄行帳呈覽，以明鄙心。如有半點虛開，神其殛之。窩賭者著名臭蒼蠅溫阿四，門下前客金陵，想亦熟聞其無賴，幸即以嚴命召歸，毋使季子裘敝金盡，餘不及。

客人捎寄到家，其父拆書觀看，氣得捶胸跌腳，悶倒在地。舉家驚惶無措，多方解勸，才得甦醒。調理數日，方能行動。把所存家產，分授兩個幼子，將堵伯來花費銀兩，竟作一股分授與他。請過他舅舅作眼，表撥既定，乃寫數字，寄往金陵，以絕之云：「汝行同鼻獍，不必歸家，以速我死。」堵伯來見了父字，情知主人家走漏消息，約算貨銀，已耗散十分之七，只索拼命再賭，圖個複本，然後歸鄉，方好推著主人家造謔，以塞父母之口。此番貪了複本下場，門牌不論有來沒來，四個樁兒通給了做，別人買一百，他便買一千，不勾半月，賭得囊資罄盡。溫阿四向他道：「賭錢靠腰頭旺，才有得翻本日子。你如今手中急促，只管胡亂做樁，透輸下去，如何是好？」堵伯來用巧言哄騙道：「老溫，你做囊家，恐我透輸下去，有累及你。怪不得你說這幾句話，但我與你何等相知，豈肯負累好友？若沒有抵當，我也不下場賭了。因前日家中寄信來說，目下又發四五百金絲貨，附與家表兄帶到此也。大約旬日之內，貨到便有銀子。弟所失帳，只要記明，自當一一算還。兄再不消過慮，小弟原是個好漢子，錢財上邊，極是明白。觀那一千五百的往來，全不放在心下。在兄家相敘多時，難得還不識得小弟性情麼？」溫阿四心裡暗想道：「看他一向賭錢，委實撒漫，像個大老官兒。前日也聞其家中有信，或者果有貨來，盡不可知。我今日若慮其透輸，不容他賭，他定然到別處安身。日後貨到，他必然也往別家揮霍，可不惡識斷了一個好主顧。我如今且放此籌馬與他，贏則收作本錢，輸則記在帳上，行李衣飾之類，通在我家，也不怕他落空。」那班閒漢又竄掇道：「堵客官，委實是上號主顧，人人貪其撒漫，所以聞風而至，晝夜不停，只為有這甜頭，引得場局愈興。你的囊家生意愈好，經紀行中貨物一往一來，也是常事。須要扳其下次，不可和他盡算。就是我們日

日在這裡幫襯，無非靠這一尊舍財羅漢，休得佛面上剝金，冷落了自家香火。」

溫阿四因此再不提起透輸二字。日日放籌馬與他撒漫，旬日之間，卻又輸去百金。巴其貨到，竟屬子虛，估計他行李衣飾，止剩三十餘金，其外一無所有。到此地位，溫阿四隻得要攙他出門。堵伯來便發極起來，道：「老溫，你做囊家，忒覺無情。小弟在你家裡兩月有餘，輸掉六百餘金，通是光灼灼的現銀，釐釐足紋細絲，除去賭客們所得，算來你有一半利息。就是我今日約計透輸了七十兩，將前面銀水折色，也可抵當得大半。我有綿綢數疋，寄在你家，你徑自裁剪來做了衣服，一家穿著。我因交情面上，不好啟齒。綢疋須不是偷來的東西，難道不要算帳的麼？若將此項來算抵，所少卻是有限，總成你拈了三百金頭錢，就替我代應些去，也不為罪過。我只為你圈留在家，哄得精光，父母忿恨，不許歸家。妻兒見絕，杳無音信。單剩一身，流落在外。不指望你安慰收留，反把我來逼趕出門，是何道理？我想將起來，今日便忍氣而去，無非餓死，和你到官司去，告呈哄騙，也拼得一死。總是一死，怕不得照例流徙，大家弄在渾水裡罷。」所謂人極計生，狗極跳牆。好好一個有家有室的人，弄得不上不下，無可奈何，思想要告官翻局，遂成無賴。雖說開賭的人白手賺錢，如同落草劫掠，應該叫屈處治，然做經紀的，不思務本，把有用錢財，換這無頭煩惱，豈非貪之為害哉！

溫阿四見其光景負毒，語言沒好氣，惟恐弄出事來，連忙央人解勸，又去備酒餽與他陪話。若是有烈性的男子漢，被人逼趕出門，發了幾句話，便該拂衣而去，另尋生路。那稀罕要他陪禮，何面目吃他酒食？偏恨那孟浪子弟，再無烈性，所以再沒有回頭日子。只消幾句甜言美語，一席淡酒粗菜，便把沖天之氣，化作冰炭。依然忘懷留戀，絕意家鄉。直造到做奴才、做烏龜，依然沒有悔心。可見好賭人的心肝五臟，生成一種卑污下賤，比不得生薑湯有辣氣也。因此溫阿四再不敢逼其出門，堵伯來每日替他沾頭趁嘴，偶然拈幾個飛來頭，積了一千五百，便去趁做樁兒，畢竟要輸得半文不剩，夜裡才睡。得著一日兩天，溫阿四家裡賭客稀少，排下門牌場局，連溫阿四止有三人，帶缺一腳，堵伯來不覺技癢之極，只管告求溫阿四，應付籌碼。若輸了去，許其日常拈飛來頭補償。溫阿四道：「你無日不拈幾個飛來頭，如今卻剩在那裡？這樣不穩的道路，免開尊口。」堵伯來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一段極可笑事情。老著面皮，乃向溫阿四道：「我在你家相擾，甚覺心上不安。我見你家擔柴汲水，通要出錢僱人，買辦清客，也要留人酒飯，一年積算，原費許多錢鈔。我總閒在這裡，情願寫身契一紙，抵你二十貫籌馬，以適今日之興。若僥倖贏了，加利奉納；倘然輸去，便甘服役。豈不兩便？」溫阿四搖首道：「這那裡使得？我與你一向做朋友，呼兄稱弟，極其相狎，若輸了身契，便有主僕之分，便要呼來喝去，夜眠早起，百樣辛勤，兩落晴乾，差時就走。我開賭人家，服役更加煩苦，況我性子偏急，來遲去慢，口裡便要出粗。就是吃飯呷酒，都要看主人眉眼。你生長富家，怎受得起恁般辱沒？勸你安心吃我的粗茶淡飯，混過日子，切莫作此癡想。」堵伯來道：「若抵身與你，自然聽恁使喚，那敢違約？這是我心願誠懇的，你何須阻撓？你若必不肯許我抵身，今日必要求借十貫籌馬，燥燥脾胃。我做豬做狗，自當補償你的。」溫阿四見其執迷不悟，撫掌大笑。

適值娘子在裡面喚聲取茶，溫阿四帶笑便走。娘子問他道：「你恁地這般好笑？」溫阿四道：「我笑那癡不殺的堵伯來，要將身子抵錢做賭本。輸去便情願在我家服役。」娘子道：「你可許他麼？」溫阿四道：「因我不肯許他，他苦苦在那裡告求，故此發笑。」娘子道：「我家裡總不少得人奔走，他住在我家多時，擔茶取水，掃地抹台，極是周到，須不是懶惰的人，就許他抵幾貫錢鈔，暫用幾時，省得去僱請外人。他若贏得錢鈔時，不妨許其贖身便了。」溫阿四道：「在我極是便宜，但朋友們傳說出去，只道我連身子兜住了他，越顯得我無情了。況收了他身契，便做僮僕看待。一向同賭的朋友，怎好與他相處？」娘子道：「他自己情願吃這碗飯，朋友議論也沒相干。至於相處裡邊，我們小戶人家，那拘得什麼大規矩，就通融了些，亦不妨得。」溫阿四平日惟婦人之言是聽，那娘子叫做熟紙碎分明燒殘的紙瓣，火上一粹就著，甚言其著手之易。他暗地裡先與堵伯來久有交關，巴不得留其在家，做個代缺丈夫。惟恐溫阿四嫌其趁嘴，打發轉身，為此極力攛掇，借抵身為由，以便作長住之計。溫阿四不知就裡，竟依著娘子，慨然把二十貫籌馬，應與堵伯來為賭本。堵伯來毫不惜廉恥，提起筆來，就寫身契。頃刻寫就，落了花押，就央同賭兩個朋友做了居間。溫阿四收過身契，交與娘子藏好，自己下場門牌。乃向堵伯來作要道：「論起主僕，不該同坐同賭，今日且通融一次，後不為例。」堵伯來笑道：「輸去身債，才穩做尊使。若贏得時節，即便贖身，這一會，只算做暫時降調，休得就認做賭局裡幹辦。」那兩位朋友都笑起來，道：「主客司轉了，太僕寺還該以禮優待，此後賜坐則坐，大家叫聲老堵，革去尊號，何如？」大伙兒笑了半晌，派樁大角，不消到晚，堵伯來乾淨失去籌馬，卻贏了「奴才」二字。正是：

命運不該身發祿，依然空手看他人。

堵伯來從這一日起，竟在溫家奔走服侍。因與娘子勾搭得情濃，更加替心替力。燒火打水，不必說起。可笑娘子用的淨桶，溫阿四捨不得娘子自倒，偷忙捉空，雙手擔到坑廁邊去。獨有堵伯來偏要奪去獻勤，這就是穩穩燒湯的本相了。但恨既生亮，何復生瑜，天成一對冰族也。當時朋友們見堵伯來在溫家操作營苦，弄得偃蹇不堪，做一首《蝶戀花》詞，一則憐他，一則嘲他。道：破布衫衣醜白帽，才捧茶湯，又喚燒泥灶。滿面灰塵斜壁靠，只因要守飛頭到。人有多般難測料，送盡黃金，偏買奴才叫。豈是相如貪窈窕，甘心滌器由人笑。

詞末二句，打著在溫家娘子身上。溫阿四因得他替力，只妝聲做啞，且懼怕娘子，那敢提防？光陰迅速，住過半年，人人曉得堵伯來與他家娘子結下私情。一班閒漢，從此不叫他老堵，新起一個雅號，通叫他「雙花郎」。起初還背著溫阿四，暗裡取笑，叫他幾聲；後來竟當了溫阿四面前，你也叫，我也叫。堵伯來好生沒趣，溫阿四卻又認真不得，惟有吞聲忍受。

一日，合當有事。前面絲行主人之姪也最好賭，因與堵伯來相熟，便常到溫家去賭錢。主人家打聽得真，悄然步到溫家要去拿賭。恰好溫阿四不在家中，其姪兒同著三個閒漢，正在那裡門牌。猝然見叔子走進門來，慌了手脚，竟躲入溫家裡面去，打從後門逃走。做叔子的要趕捉姪兒，一徑也跑到裡面去。誰知堵伯來為有賭客在家，一連幾夜未睡，那日以乘溫阿四他出，青天白日，攙著娘子大弄。弄得倦，兩個雙雙抱定，鼾鼾睡著。主人家趕到裡面，不見姪兒，但見他兩個交酣睡。猛觸起溫阿四舊日的怨氣來，不曾發洩，好借此機會，出他一場大丑。搜尋了一條繩索來，輕輕塞過他兩個頸下，使用力扣緊，大聲叫喊拿奸。堵伯來和那娘子睡中驚覺，魂不附體，褲兒通沒有穿，早已雙雙牽出大門。觀者如市，也有罵的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假意來勸，在婦人腿邊亂摸的。就有幾個逃緝公差，要扯他們去見官的。就有幾個慣吃屎食，挨身在裡邊，說合打諢的。那主人家見聚集人眾，將自己心跡剖明道：「小可是做經紀人，原不合管這樣閒帳。只因這個後生，本貫湖州，在小行發賣絲貨。溫阿四哄他到家賭錢，小可與他父祖相知，特地到溫家苦勸，那後生還未開口，溫阿四便惡言毒罵，哨領多少無賴，擅拳便打。小可忍辱而歸，此後與他絕不往來。聞其賭得精光，連身子通寫來作抵。他好好有父母，有妻室，有家業，弄得他父母斷絕，妻室撇下，家業飄零，不得還鄉，逼為奴隸。誰知那烏龜把美人計圈住了他，所以迷魂失智，直算到這等狼狽。前日怪我說陷人坑，今日你的老婆青天白日，和著漢子亂搗，可還不叫人陷人坑麼？偏恨那烏龜大言不慚，所以小可要在眾位面前獻其醜行，好教他做人不成。只是這後生小可與他家三世交厚，他便不揣我，我何忍去擺佈他？眾位也不消拿去見官，但趕逐這烏龜出境，不許住在地方上罷了。」眾人中也有幾個肯做好事的，齊聲說道：「有理，免其到官，趕他搬去。得饒人處且饒人，快快解下繩索，放回家去罷。」看者歎息道：「從來說冤家路窄，如何恰被那主人撞見？要出胸中宿氣，便下這只毒手，使他置身無地。」有詩說得好：

不是冤家不矣頭，冤冤相報恨方休。

只看吳越相逢路，猶記夫差勾踐游。

溫阿四走回半路，就有人把他家裡，報與知道。溫阿四又羞又苦，不敢回家，躲在鷺峰寺中，直捱到黃昏人靜，打從後門進去。只見娘子坐在廚下，咒罵啼哭。見丈夫歸家，把他揪住胸脯，撞下十來個頭拳，要死要活，道：「你走了屍靈出去，平白地被野禽娘的趕上門來，把奴屈陷。他怪你留住小畜生在家賭錢，故意將奴丟丑。奴就要偷漢，難道沒有夜裡工夫，青天白日好做這樁事？他與堵伯來一向有怨氣，今日乘他睡著，一條索子先扣了奴，便去縛他。雙雙拽到街坊上，要拿去見官。他又非地方，又非

四鄰，又非親族，何等樣人，便要拿我去見官？奴也巴不得見官，就有明白了。卻被眾人勸住，使奴有冤不白。都是你天殺的開什麼瘟賭場，累我老娘沒來由受人羞辱。」溫阿四呆坐半晌，並不發半言，但問一聲道：「堵伯來今在那裡？」娘子道：「短命的禍種頭，奴怎曉得他死在那裡？」溫阿四連忙點個燈兒，照到前面，只見堵伯來滿面塗血，如死人一般，擋在門首地上。溫阿四反吃了一驚，心裡暗想道：「這廝必定被那主人打壞，所以血流狼藉。」放下燈火，扶他到裡面安息，反用好言解慰。誰知通是那婦人的奸計，恐怕丈夫回家，翻臉動氣，故自己先妝個撒潑抵賴，嚇得丈夫不敢開口，又吩咐堵伯來也妝個打壞模樣，使丈夫只疑是主人行兇屈陷，不疑到枕上就擒一段風流罪過。有智婦人用一牀錦被，通遮蓋過了。所謂憑你奸似鬼，教吃老娘洗腳水。從來會偷漢的婦人，未有不欺瞞丈夫者。可笑丈夫枉生七尺，空有鬚眉，小則被其巧言飾騙，大則受其毒計傷身。只看下面，便知分曉。

再說溫阿四口雖不言，心裡卻十分惱悶，是夜再睡不去，未到天明，便起身叫醒堵伯來，吩咐他道：「日間事情，你也不必辯，我也盡知道的。這一番出乖露醜，怎有面目還住在這裡？向來土關上，我有四五間房屋，借人居住，我今日去喚其搬開，明早便打點出城，遷住到那邊去。此處房屋，原是租賃的，還了本家就是。但家中什物，你可收拾停當，以便僱人扛抬。」吩咐畢，即便帶黑出門，無非羞見鄰里之意。那娘子見丈夫轉身，便不肯獨睡，依然扒到堵伯來牀上去，磨磨過氣，替他壓驚。可見婦人的東西一刻沒有人擦弄，恰像裡頭空痛一般，只顧樂己之樂，那管羞人之羞。經了一番捉奸，分明生過楊梅瘡，算出汗過的了，一發來得膽大。堵伯來從此也掛起一個貼夫招牌，奴才二字，只算做養漢之媒。其抵身文契，娘子已暗裡送還。只瞞得溫阿四在皮鼓之中。

那晚溫阿四歸家，便喚堵伯來押著傢伙，搬運到城外。明日早起，夫婦出了通濟門，上了車子，行到土關，進房安歇。新遷之後，重開賭場，土關地面淺薄，沒有大老官下場，拈頭生意甚是冷淡。不覺秋盡冬來，家中寒氣逼人。溫阿四向著堵伯來愁眉蹙額，要商個度活之計。堵伯來道：「開賭生意還算我們熟徑，但在此新開場局，必須有個甜頭，才引得人上門，入了圈套。不怕不起發幾位大財。」溫阿四道：「我心上也是這個念頭，但不好對娘子說得。就是娘子肯時，要我吃這碗衣飯，覺得沒有臉皮。」堵伯來笑道：「新到此地，那個曉得是你娘子？不是你娘子，若有人問及，你竟推在我身上，你落得原做個乾淨漢子。」溫阿四道：「你肯承受其名，極妙了。但許有其名，不許有其實。或借此為由，或者要想占我妻房，這斷成不得的。」堵伯來道：「我一片好意相商，你卻多疑多慮。就不做此事也由你，三冬已到，大家忍餓為上策。」兩人唧唧噥噥，娘子卻伏在板壁後，一一聽得明白。聽見丈夫說出只許有其名的一句，心上好生不快，故意變了臉，走將出來，嚷罵道：「死烏龜，你做男子漢的，沒本事尋飯養家，要靠著老婆過活，羞也不羞？我寧可自家去討飯度日，斷不服氣挈帶你的。」溫阿四惟恐隔牆有耳，只管帶笑告求：「我與老堵在這裡開，並不曾說要你養家，休得發惱聲張。若不信時，你去問老堵便明。」一頭說，一頭飛走出門，以避其鬧炒。分明放一條活路，好教堵伯來從中打和局。果然一背了溫阿四的眼，娘子便與堵伯來商議道：「你的算計，無非要弄渾了水，好捉魚的意思。我豈不知之？但我不刁頓他一番，要把謀占二字，刻刻在胸中籌畫，如今且奈何他幾日，少不得肚裡飢餓，自然又來和你計較。你那時便說，必要求得娘子回心轉意，才有可生之計。讓他再三來求告我。我便向他道：『只怕我願做時，你又要疑慮我與別人相好，不與你親密，在家中聒噪。那時和你分辯，可不遲了。若畢竟要逼我做這營生，須寫一張你來求逼的照票與我，我拼喪了名節，後來才不受氣。』」堵伯來道：「娘子定計，賽過張良，我當依計而行便了。」

過了四五日，家中七件事件都缺。溫阿四急得面黃肌瘦，果然又來和堵伯來商議。堵伯來依著娘子的言語，教他去告求尊闈。溫阿四依言求告，娘子回言不肯，急得他兩眼淚流，娘子才把前面的說話，逼他上釣。溫阿四那時莫叫做飢不擇食，人貧志短，不要說寫一張照票，就要他寫下一千張，通是情願的了。提起筆來，就寫一張，付與娘子收執。此就是逼人身契的現報。照票既寫，堵伯來便去各處兜攬賭客，娘子在家搽粉點脂，打扮得異樣妖嬈，勾引得賭客們神魂飄蕩，日日到他家賭錢鬼混。那婦人說要米，就有人送米，就要錢，就有人送錢，就要綢緞，就有人送綢緞。日間賭錢，加一拈頭，是留宿，分外私送。不上一月，家裡好不熱鬧。銀錢酒米，百件豐足。也有人問溫阿四道：「宅上這位娘子，什麼相稱？」溫阿四道：「這是老堵的令政，小弟與他是舊日相知，借弟房屋，也住在這裡。」眾人信以為實，然老堵居之不疑。一個烏龜，美名開著眼，替他擔受。

那娘子偷閒捉忙，便與堵伯來大抽大弄，並不迴避著溫阿四。溫阿四有時也去撩撥，反被他亂推亂抓，竟把親丈夫貶入孤陽宮去。一日，溫阿四多飲幾杯酒，乘了幾分酒意，在家裡夾七夾八囉哩囉罵，又要打這婦人，又要趕逐老堵。把身契一事，重新提起，聲聲叫他是奴才。老堵便與他廝挺，問其身契在那裡。溫阿四忙走婦人房中去，搜尋不見，乃與婦人取討。那婦人劈面一啐罵道：「野賊囚，什麼身契，敢是見鬼了。」溫阿四欲要聲張，不覺酒湧上來，頭輕腳重，跌倒便睡。那娘子向堵伯來：「他寫了執照票，尚然這等發狂。倘日後只管聲聲張張，被人識破，究竟要斷我還他。你落得乾替他做了多時的燒湯，可不被人笑死？我想將起來，不如尋一個了當的道路，你我方才穩做長久夫妻。」堵伯來道：「這樣死烏，若算計結果他性命，忒覺狠毒。我少時曾傳一個啞呆藥的神方，待我到藥鋪裡去，依方買料，合就此藥，調在茶湯之內，乘他吃醉，灌將下去，若果然有效，迷了心竅，講不出話，變做個朦朧漢，雖生猶死，豈不是了當的良法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有此方，向來何不早做？你快些去合就，休得延他酒醒。」堵伯來連忙走到藥鋪中，置買完備，袖回家裡。恰好溫阿四睡中酒渴，討湯水吃。婦人便將藥末，放在湯內，扶起他頭，骨都都呷下一大碗。依然倒頭又睡，直睡到明早，日上三竿，再不聽得他做聲。堵伯來揭開帳子一看，但見他雙目炯然，形如木偶，叫之不應，扶之則坐，與他飯吃，略吃幾筋，不與他吃，也不思想。鎮日昏昏沉沉，只因醉中使性，遂成廢人，連活烏龜也沒得做。真正做了個癡呆烏龜，平白地送個妻子與人受用。看他取樂快活，不能發洩半字。

這豈非圈留人在家賭錢，擔誤人年少嬌妻的現報？總之不是貪人，也不在家開賭；不是貪人，也不棄家人賭；不是貪心翻本，也不賣身去賭；不是貪心要賺大錢，也不捨得把老婆去誘賭；不是貪色又貪財，也不到得做奴才做燒湯。一個清白男子，都斷送在賭中也。或戲言曰：「據此看起來，開賭的不但不該吃酒，並不該吃藥。」予戲答之曰：「吃酒是捉弄酒頭之報，吃藥是下藥骰子藥牌之報也。」聽者大笑曰：「誠如所言。」此第六笑者，凡世間貪夫，當至心供養信受奉行。

評曰：

亦臥廬評曰：奉勸開賭者，須讓單身漢去做，沒有妻室，少些笑柄。不然未有不依樣遭溫者。

第七笑 謀風水活葬青龍兆〔佚〕

第八笑 擒雲雨私走白魚精〔佚〕

第九笑 逐腐儒狂徒三設伏〔佚〕

第十笑 婚育女小妹再賠錢〔佚〕

第十一笑 女翰林改妝嫌聖後〔佚〕

第十二笑 男命婦代職巧封妻〔佚〕